魏叔子文集外篇

魏叔子文集外篇叙目

第十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序

贈北平劉雪舫敘

癸卯十月，余客秦郵，劉君雪舫歸自燕，訪余黃山家。余久知劉君家世及其為人，三過秦郵，不得見。既相揖，列東西向坐，余熟視劉君，肅然動容色，欲徑前就君執其手，相痛哭嘔血數升，然後罷。時坐客甚衆，自貶抑，心愀然不懌者久之。明日報謁，登其堂，則見

故駙馬都尉鞏公所畫山水縣于壁拱手瞻視悲歎變作而余自由巷趣郎門入方丈之室見其墻戶案几杯匜書硯以至服用細器塊然（梁云此何故妙至理）不相關之物一觸于目（約說不出非不說出也）則皆若有所甚傷于其心欲痛哭而後已者余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有項君出其一門殉難紀畧及鞏都尉城破自剄事示余受（以前幾許頓宕跌強忍至此）而讀之拊膺泣下幾不能（此提進爲出先妙一語便止不更暢寫悲痛而）終篇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才十有五歲又生長貴（另起叙次劉君系吐鳴咽之妙如此）戚宜縱心聲色自驕倨不學問乃其所紀殉難本末於 天子孝思劉氏先世所以興毋若兒捐軀

殉國之大節都城所以陷敗雖倉皇急遽中一言一事莫不條理委悉使讀者如日見耳聞而悲憤感激勃然作其忠義之氣嗚呼若劉君者豈常人哉君去京師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饑寒之狀無弗身試然君語皆京師音而方頤廣額隱然爲宗廟之犧昔商民輸梏于河手擁而弗敢墜跪入之弗敢投夫梏非文王民之梏非文王之梏而敬之若此況親

此原爰方來重文亦並逼昌黎

爲 天子懿戚爲忠臣孝子之子若弟雖庸人猶將愛敬之而又況劉君之賢者乎君好學工詩其人燕

有燕游草悲涼忼壯不忍多讀吾意君馬首旣北夕陽在野望燕市城郭宮闕必有徘徊愴怳策馬而不能進者不得已而作詩詩如是無足怪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劉君日夜孜孜敬其身不負其志以覩予相見無游又其情之餘也已

（以燕游作餘波徘徊嗚咽萬狀）

梁公狄先生曰以史遷筆力作忠孝文字原委深至其妙全在空際吞吐跌蕩處傳神

丘邦士曰絕調○文以寫哀然風神聲度未嘗不摹史歐終不以摹古消減悲涼也

送孫無言歸黃山敘

休寧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爲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敘凡百數十壬寅予客廣陵吾鄉余子山數爲余言其人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予山曰無言倪予文予盍爲文以趣其歸予謂予山曰廣陵爲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傲屢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

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失志無聊俱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願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跡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無言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余以爲無言儻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屠沽賈衒

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三十六峯澂絕處翁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通都大邑不得與蔬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誠爲不能則絕交澂東筆砚揮手而歎歸乎黃山可也比來陳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從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隣人適在軍中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其人拊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爲君憂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爲廣陵布而不爲

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予之所敢知也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宗子發曰命意獨高而寄託處渾淪不露此中大有作手是題名篇盈篋不得不推此空作者矣

送新城黃生會試序 己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故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新城黃生光會予弟子也義不得不代之謀今天下何病哉（江云突起）曰予之咨翟韓城也曰處者以不苟利祿去就不侵然諾爲大出者以好士愛民爲大（通篇以好以愛）今天下民困豐荒稻狠籍於囷露而饑寒於室四海安恬而貧者無以生富者日懼其死閭閻側目重足凜然有不終日之憂故吾伯子嘗言時和物豐而民窮財盡此何故耶光會既以秀民爲諸生今又舉

（民爲經好士爲緯與韓城書意同而法無一筆相似）

集今子業舉而貢八股業不務研侍摩精讀孔經世之學雖有措學絕其後而不從矣之顧也矣

於鄉、自是舉進士、積累至卿相、亦其常也、而三百餘年來以八股取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習、士子耳目無聞見迂疎庸陋、不識當世之務、不知民之疾苦、其有志者、則每於釋褐後、始盡棄所爲舉業、講經世之學、學之不精、習之不久、以遽當民社之寄、馭積滑之吏、其不克勝也、固宜、然方其爲諸生、無和人之資而求通古今之務、則舉業不專、不精督學之法繩其後、而身之榮辱分、故經世之學、爲諸生則不敢爲、既舉進士、則苦于無及、惟夫舉於鄉者、退無督學之然、

辱亂其心進未及民社之責此古人所謂不必爲大人而將且爲大人者天下之號爲士而可以學經也之學者獨有此耳吾嘗見世之士甫脫諸生志矜氣滿咫尺之地非肩輿無由至富者益務爲驕淫貪者（一大段俱論）横嗟鄉里求田舍美衣服食飲日不暇給而何暇學（可學之時隱照愛民發此處畧一着民上明說）或其賢者亦且優游燕會飽食安眠而嬉嗚呼吾甚悲夫其據可以學之地與時而自棄之也且令光會（此段歸）一舉遂成進士不暇學其上公車也必將浮鄱陽觀（心旋心巧心妙心渦心亦心奇心拔）匡廬溯大江千里遙望故宮瞻鍾山然後横江而渡

自河南歷宋鄭以達于燕又或揚帆過金陵向京口北趨揚州渡淮河以道齊魯此皆光會往日貧困諸生時身所不得到處其間名都大邑之風會山川之形勝古聖賢奮興之跡足以擴心胸增長志氣者何限仕宦居沽賈衙山澤中皆有偉人宜留意毋靦面錯失而身所經地數千里為民數千百萬井閭利害疾痛愁苦必有接於目聞於耳而動於心者昔邵康節先生謂諸弟子曰有司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吾門人之出者吾嘗以光會為賢光會之祖多隱

德父勤於學蚤世毋苦節撫遺腹以逮光會其可不自愛又幸起貧困嗜欲易給筋力足以耐勞苦嘗無爲世俗格例所變夫貴不爲惡則先欲廉欲廉則先儉光會固有可爲廉之質者且汝起貧困而欲車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都將安取耶（隱帶愛民）此皆余所欲代光會謀者不可以默而不語江南二吳子子石交也（另以寄士作埒尾𣃁波不盡）容長安光會試道吾姓字往求見之其亦必有以益汝矣

江玉仲曰詳復曲暢有關世道而文氣豪宕不羈

○○贈王孝成敍　名式孚

當天下之變任天下難事必有倜儻非常之人好義而輕其身者毅然自奮於毀譽利害之外然後其事可濟而人平居草野無君國之責非常之事則不可以見其端無發於朋友夫朋友之絕於世也久矣吾嘗欲因是求其人以爲非常之寄而不可一二得今夫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弭耳斂翼之說古之至人嘗用是濟天下之變雖然不得其說之所以然則相率爲觀望持兩端者所口實大變起於目

前。而吾方弭耳歛翼以求其濟。則君父之危凶亦已久矣。高郵王子孝成年少尚義。槩吾門人黃之清父死而大難作。家破幾殺身。孝成以身護之。禍及而不懼。衆毁歸之。不變其志。乃得解。吾於是嘆世之朋友猶未絕也。庚戌余來哭黃山先生。造孝成廬。一面而別。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故爲敘以寄之。嗟乎。孝成人才不易得。大厦之傾頹。於枝柱古人弭耳歛翼之說。未可盡以爲非然也。吾聞孝成有弟又思。氣豪邁。淞江徐介素以慕黃山先生義。亦護清於難。俠烈

之氣不可偪視吾恨皆未見其人孝成尚以予言質之

王黎夫曰意有所鬱結而遇題發揮其屬望當世豪傑之旨淋漓慷慨却自深妙可味

○○○送歙縣鮑生北游敘

門人鮑夔生將發廣陵游北京再拜請曰先生其何以贈夔生予曰子姑坐予與子言昔子父又靚君僑吾瀨予因吾兄交之及卒子方十齡既而以詩文爲名士又立義輕財士之籟者必以子爲緩急然晟氣無嚴賓友嘗使酒罵其座人自童于後未嘗北面從師嗟乎夔生豈非世所謂賢豪士今遇予廣陵年踰三十魁然偉丈夫而一旦立談爲弟子是豈有所未足于心耶方今之士志弱者以天下事爲難爲而吾

問 云 就勢

入一篇

主意

段○事○識○不○自○足○仰○伏○任○事○節○人○

非其人志彊者、易視天下之事、不自知其不足。此海內人才所以萎靡鹵莽潰散而無成也。予十一有聲黨庠、自謂名進士、弱冠可致、將嶄然見風節于朝廷。廿一丁國變、好交奇士、自謂能知人、常憶而中天下之故、則又竊視公侯之賞為吾分所有。今年四十有八、益讀書、久歷世變、方漸倒偷活草間、數受人欺紿、始信天下事不難為、知人不易、爵貴功名不可倖、而卿之學、即期待者蓋寡也。京師、公卿貴人之所輻輳、草澤賢人奇士所托伏、夔生游、嘗必有遇、然人之偽

敘自事切

此段單說知人

者易知其似者不必盡偽而亂眞益甚處士多盜虛聲公卿徒豪舉屠沽卒伍或雜中不知大計若是者夔生何以自信且夔生此行不資大將則脅撫下逃（此段單說任將）郡縣書記之任將因是習文武吏事知四方大利害任于斯學于斯盡心以求自得如徒曰吾勤事以稱吾省無罪于人而已則梓匠輪輿之用心非吾所望于夔生也天下變不可勝窮一人之智力不足勝天（此段總論）下之衆然惟能盡其心者則誠至而明能自知所不足則人必思益之虛懦之氣句勝不可居功一敗則

難以再振故古人之成大事者必智深而勇沉廣益而集思得其道則可以爲可以相反其道則不能治一家夒生之才與氣于世有所用數聽其言議求錬于事若自思進其未足夫夒生亦在乎勉之而已吾年力始衰才短性疎懶將坐而須老嗚呼則豈不望吾之徒之爲之也夒生再拜卧敬受敎于是書其言以爲北游敘

曹秋岳先生曰任事知人用世大學問在此

歸之智深勇沉方無失者使冰叔得行其志

當有大過人者、豈徒見之空言乎、然孜孜成就人才、所至必得奇士、吾謂道之行也久矣、○叔子之文、皆可見諸事業、故高于他人數十等。善讀者、必不以其文也、愚意欲合諸葛武侯王景畧等傳同看、方不負此文、難得大胸次承受耶。

閔賓連曰有本有用之言、得意疾書、然如江河一瀉千里、自有曲折洄洑、其章法固不可測也。

○○○贈西陵林山木叙

蛟龍蟠於泥或乘雲氣而飛豪傑之士亦然然龍潛於淵水波不揚窈冥若無物其出也興雲致雨潤澤萬物五穀果蔬卉木之屬咸賴生養蛟則不然伏處而揚波其出乘風雨溢川澤山崩裂拔木發屋破壞田畝蹊遂人物盡被其害而不能致雨豪傑之士亦然器小者逞志妄作犯時而逆天視人命如草芥以僥倖於功名器大者志在濟人而已故循分守常遵時而不敢妄作是以動而有功關尹子曰蛟蛟而巳

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故通乎老氏之說者然後能知之、予識林君於飲酒座上、殆世所謂豪傑士、又聞君勇氣善擊劍、卽日獨身、持襆被、挾所爲詩歌游江楚豫齊燕趙秦蜀、以庶幾一用於世、今天下號稱太平、然求才正急、世必有得君者、而君亦因是以相天下士、故於其行也、爲蛟龍之說以贈、

○○送彭孺子歸獻山序

躬菴先生與余爲石交十二年丙申八月遣其兒子寧始來謁寧始生才四十六月能歌七月流火詩雜識君臣父子麟鳳龜龍等字書百餘個閒使侍側正襟端拱可一二時不欹跛偶群兒中特羌羌如沙鷗立石留翠微七日將歸獻中余念持少物贈之索得舊佩小刀子一枚長徑寸有一分濶三分之一鞘犀利命內人裂帛作小囊弢之寧始毋嬉戲遺道路刪○幼○年○不○爲○群○兒○行○使爲群兒得也爾今不識文字持此歸視爾翁爾又

○昔○筆○矣○可○筆○哪 重使人父兄○然

三四年必通曉余意古史傳中于提抱時爲長者所識取不可勝數吾不能爲爾一一道爾長必成人毋使後生嗤爾翁使余負不知人之謗繫以詩曰勿謂爾小利器不可以示人韜爾鋒括爾囊及時發之誰大當

弟和公曰文甚磊砢勁折一銘比與尤精警絕人

兄云就種竹畫竹逍予閒生意極巧而文以奇氣勝

○○○陳文長畫竹冊敘

陳文長(工)畫竹余最愛之余所居翠微峰石根拔起牆立八百尺其上生雜木數千章梧桐桃李橘柚之屬植無算皆拱把蔭高屋獨竹不生余種竹死而復種凡文十數年終不活每以爲恨及余遊新城得文長畫竹歸縣勺庭中而右岡所種竹已筍生可盈握其後竹日益生余日倚竹下乃益愛文長畫竹家伯子東房性喜畫頗能別識古今人工拙見文長畫竹(叙黃庭高)驚歎(眈有生致)謂觀其作業直是顏柳家書法畫師爲余寫像

以下借一丁字生出許多議論感慨往復迴環深情不盡

頗似之而近俗文長輒畫小竹七八枝蒙以烟月俗氣頓洗文長畫竹多形態册小當恐不盡其工然吾伯子自燕都還相謂河北苦寒都中諸貴人園亭得數竿竹以爲奇玩而前年有司稱　命取竹江南窮山僻壤騷騷無不至余翠微峯頂竹莫得免今文長挾其册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宦京師文長竹益工好者益遠見其似而欲得其眞江南之竹恐以文長盡也文長其無以竹游也夫或曰世之好似也久矣江南竹斸根舉土而之燕百無一得活者得文長畫

諷諭良妙又悲慘設色點綴使人情後眞有

縣壁間颯然而風雨至烟雲倏恍出入庭戶即眞種竹何異文長竹益工則江南其可以終休矣文長爲人艮易能文藻吳越多予知交又人好奇必有知交長者予將惟文長之所之也

兄善伯日命意既高而筆筆渾脫但覺烟雲滿紙筆墨之氣俱盡

○贈薛藝復姓仲氏叙

人本乎祖故著姓以厚別姓而無別則無爲貴有姓矣然或以辟仇或因毋鞠他氏或出嗣爲他姓子爰是改姓者古名賢往往而有然未幾卒復本姓孟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不可二祖不可忘故姓不可以久懸薛君長卿以文雅居吳市恂恂君子也其子藝亦謹飭好學壬子余僑吳門與薛氏望衡而居樂與其父子游乃知長卿固嘉興仲氏初長卿之祖仲士良教授吳門卒遺孤仲仁方七歲隨毋適薛氏

恩甚備長卿再世不忍復故姓而薛氏本支予則有孫四人長卿嘗念本宗無嗣欲復姓則自曾祖以上不可考又懼辜薛氏恩徘徊不决者十有餘歲予告之曰無傷也薛氏假令無子恩重亦當令子孫分姓以主二祀今彼自有子孫而顧絶仲氏以枝駢于薛氏其可乎古之賢者如范文正公以毋故冐朱姓卒復姓范東里楊公以毋故冐羅姓七歲時竊磚土放作神主私于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拜伏皆感泣卒復楊姓

此皆當其身復故姓者而洪武初黄公觀從父贅姓許卒復之近如蔡忠襄公易陳歸蔡則再世而復姓者也長卿其可以無疑

長卿老矣藝之必爲仲此不待再計決者是冬長卿將歸子藝取婦吾謂長卿當因是時擊豕釀酒召婚友告二氏先祖使藝復仲姓氏婚禮請謁所書名皆曰薛某卒男仲某名正而禮順使吾祖銜而無罪于薛氏此其時矣或謂奚仲封薛子孫或姓仲或姓薛其初固一本也何必改姓予曰不然

仲與薛自先祖以來不如殊殘于世矣而今欲比

而一之可乎長卿婿藝畢當往求大
父所自出以附仲氏大宗嘉興多余姓者吾將遍贊諸先生大人使
知長卿父子為嘉興仲氏也

陳椒峰曰議論蘄蘄文在韓曾之間

劉紫谷曰既揭大義復指出應行之時與禮方為
忠告又如分姓主祀當身再世等語皆可示人典
例勺庭文字有實用類如此

○○贈頓修上人序

佛之理極乎精微其教不可訓蓋爲人而棄父母絕妻子不五六十年而人類熄固無是理也予生平于與僧敬之而勿好近三十年則逌逌好僞僧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昔之爲僧窮乎儒今之爲僧通乎儒之窮非桀之乎言也蓋有之也壬子歲余在吳門遇僧頓修　于劉紫谷家勿識也既知予姓氏則追而反予曰予方慕子二十年嘗欲走寧都登翠微峰　易堂　求見子者也　　蓋頓修往學道

廬山與南康高士宋未有善因知予

旣以母老 歸 力作種

茶以養母 予又見其篤于朋友

重氣誼若古之誼士心獨疑世有是僧旣私于紫谷

乃知頓修固歸安茅氏鹿門先生之曾孫國變後棄

儒而僧者也 夫僧有始于眞終于僞 有

以僞始以眞終 又或始終皆僞愈不失

其眞者 頓修

力修持不肯少背其教僛歟僞吾不知頓修何居而

予獨好之甚也噫彼學士大夫之爲僧乃逆逆踞方
丈登坐說法甚或廣布施人財崇梵宇招來徒衆若
市井人之營其家室謀子孫者則何也
王勤中曰其論于通中見刻其文于淡中見峭極
力轉折却用藏鋒法玩味無窮

送藥地大師遊武夷山序

予性好山水力不能及遠嘗至淮上望黃河而返渡錢塘江不及登會稽山探禹穴然燕秦晉豫楚蜀閩無日忘之獨謂閩越爲不足游及覽武夷山志慨然願游其地聞廣州陳元孝爲季弟道羅浮日出之勝又巉巖絶壑上下百餘丈人力所不到處有丘邦士三字横勒丹壁丘邦士余姊婿維屏姓字也余于是又願游羅浮初藥地大師來吾易堂最稱邦士高瞻不從人間得豈固有是耶丁未閏月師自青原游武

夷、遷路新城、招聘天峯寺中、將余以授徒、閉關、禱謝、痛談一日夜、不得止、余向與師相見、有猶、龍、之見、今別師七年、胸中新語、勃勃不自遏、明日師謂涂澹菴曰、冰叔昨與吾夜談、偶見啖、神采益壯、聲如洪鐘、余方病喉瘖、不能言論、輟講席、巳數日、及見師談不倦、喉且頓瘥、獨恨身羈課誦、不得從武夷遊、妄意師到武夷、有隱君子、爲師納屨、拆杖、結茆屋、居師、又或有如羅浮丹壁事、勒師名姓、師亦嘗不欲去、吾聞龍之爲物、大蟠天地、小藏爪甲、潜見不常、世不可得而制、

（俞云忽服幻出正理）

帥老於武夷爲吾道南主人未可知也憶讀武夷志時崖穴懸絕朱棺蛻骨橫錯容際或以炭晝石壁輒飛肉登天心甚蕩蕩又載朱晦翁楊龜山先生講學處及詩詠甚多余既不束身道學又不能求登遐倒景化色五倉之術以汪洋超舉其身今從師游不好禪理然以山水之好則是三者吾皆得而游焉矣

况闔公曰轉換奇險處絕似昌黎

俞右吉曰雲氣旋繞鱗甲隱現不能端覘

贈迋旦菴遷居序

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人之遷地能爲艮者恆棄舊而就新積小以高大故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迋子旦菴叅三遷其居不出戶庭之內屢遷而益卑以小是殆與古之言遷者異然吾有贊於迋子易之節曰初九不出戶庭無咎迋子棄諸生隱於醫讀書賦詩以自悅而貧日甚且夫兌爲說坎爲險以兌之初應坎之初是一出戶庭而遇險也動則有咎宜處而不宜出故聖人以知通

塞許之逢子貧不能守先人之室售其奧焉于人而居堂巳又售其堂居于廡所居益隘而逢子安貧守義志終無少變也逢子本中州人先人業鹽筴廣陵使逢子出其才能苟且陰猾以取貲當世雖高明之室瞰其先夫豈不可致然而欲無咎也得乎人之患莫大乎知通而不知塞是以幽谷無定位喬木無定所遷無定義吾以逢子爲有合於遯之初九而無悖于詩是以賢之逢子好朋友與予交予再來廣陵值其再遷也於是爲文以贈

孫豹人曰編詩而見吾友旦菴愛處詩同愛蔬魚鹽市閙門似閉扉日中兼暮粥秋菑與冬衣已驗人皆是還思我白非上蒼頻顧覗端坐娛淸罇高人之致讀之已想見一斑

李映碧先生曰探理於經而出以左史之筆然又絕不見刻畫之跡其文足傳其人矣

鬪牛叟曰予與旦菴爲通家好以賈人子而出處合賢哲之旨叔子可謂闡幽矣文亦從

養氣得來

送汪舟次之贛榆敘

古學校爲公卿大夫守令所自出人才盛衰天下治亂之故莫不權輿於此故學官重得人在昔盛時有自學官入爲編脩侍講讀者而龔翊以學行爲大臣特薦乃授太倉學官劉亨年八十餘職天子爲之賜踏故其時人才特盛公卿守令多賢者天下乂安其衰也循例而官循例而罷率以昏耄貪鄙者當之然人才必出於學校其官猶重及夫進仕之途紛然各出則官愈輕而居官者益不務其職吾嘗謂天下之

筆力軟弱契合規模唐宋而來講究爭奈律體裁也

官自宰相至倉驛吏莫不各有所事雖其最貪庸惡劣亦必有什一之功波及君民故一日缺官則事不治問今之學官所治者何事乎雖缺官百年要無關於得失嗟乎今人才雖不必出學校然終不可謂學校非育才之地學官非造就人才之官苟賢者當其職其必有以異乎人之爲之者與淮安之贛榆縣最小而僻濱於海俗不尚文學吾友汪子舟次教諭於是舟次以文學名海內然其人精敏通達不肯一日以素食飽此大有司才也屈而爲今之學官得無非

共意當日飲酒賦詩而不事事夫武城有絃歌文翁興文教於蜀官無小地無僻陋亦視其人何如耳予聞舟次日董諸生講貫暇則咨詢利害佐其邑大夫以治斯民頃自贛榆歸省親不一月遽去曰吾不可以曠官也其與予所商畧皆治民善俗天下所以理亂興衰之故暨予與易堂諸子私論官制謂縣令者宰相之所從出學官者督學大司成之所從出故爲宰相者必起家縣令爲督學大司成必起家學官如是而天下之治亂人才之盛衰乃可得而言夫舟次

循。是。不。變。其。必。將。有。所。以。用。之。與。於其去。敘以贈之

黃仙裳曰只尋常贈送之文而數百年官制得失教化盛衰具見于此筆下亦有扛鼎之力

汪蛟門曰學校最重學官務得其人此論人人所知文特從今之學官無所事事轉折到必當有事處低徊無盡識力至高此爲有用之文

○○贈劉毅可叙

休寧劉君毅可以氣誼聞於人而僑家蕪湖予數游江南過之弗值也毅可善游取貴於公卿往往爲州郡重客壬子仲冬予在吳門治裝歸毅可來相見毅可好古名人墨跡器玩善鑒別方與友人期覯唐宋以來法書遠辭之而同予湖舟上毅可篋中有書二十詩皆貴人知名士所贈毅可之語因又知毅可故善擊劍彈琴琴有春濤月澗爲唐宋舊物而譽毅可以琴者言人人同吾則謂毅可游公卿涉州府入幕

叅計畫此非突梯脂韋求容悅于人則岸然自負能矜其交游勢力觧衰盛佩以氣淩人者也毅可顧毣毣然不離其樸蕭然若山林遠引之士然則世之人謂必柔顏媚心盛氣勢而後可以游於世者其言則惡乎其然與天下能久要人者惟眞與靜眞者惡僞僞者尤惡僞也靜者惡燥燥者尤惡燥惟眞則僞者皆服靜則燥者可使平此非獨爲山林之士言也游乎世之途益未有不然者毅可所以貴其在斯與予又聞毅可性篤孝年二十時嘗刲股療其母疾而不

敢聞於人此又贈毅可者言未嘗及之也

李灌溪先生曰說盡游世之弊而歸於眞靜固不特學問之言亦深於世故之言也

門人林東孫曰慨世而無一語過激談理而無一語近迂

〇〇〇善德紀聞錄敘　爲閔象南作

予遊揚州、聞善人閔君象南、力善數十年不倦、無幾微近名之意、閔君稱素封、余願見之、以嫌未嘗懷刺及門、然余五到揚、每到必聞、聞益詳、余歎曰此眞善人也於戲人者天地之心、人不善則天地之心病（至論人未說到）、心病、則耳目貿亂血脈榮衛交錯而百病作、是以有日蝕星變山崩地震水溢旱乾之症、人民橫死盜賊發生、牛馬雞狗魚鱉林木卉草、金石之物皆不遂其性故曰天不生善人、天道滅、人不行善事、人性絕、人性

本善也善存於心不見於行事是貯五穀之嘉種而不春漸以褁也其實與窮餓而死同且夫天下之人至衆矣窮困者衆何以吾獨豐于財愚者衆何以吾獨智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下之人天之衆子也天以此子爲賢故豐之使恤衆子之貧故智之使教衆子之昏父母以衆子之故獨厚此子而此子乃棄衆子而不恤封其財私其智驕吝橫生視衆子都若草木鳥獸之不與我同類則爲父母者安之乎抑怒而奪其所厚乎且人之夭折死亡者常也饑寒兵

寇刑獄疾病無不足以殺人吾何以獨久生於世是天將使之救衆予之死也故人生而不行善則其去死人也無幾何矣且吾所謂豐于財足于智固不必其勢位富厚聰明絕人者也吾能視則賢于瞽者遠矣吾能聽則賢于聾者遠矣吾日飲水飯疏則賢于三旬九食者遠矣今夫飲水而飯疏雖至貧者不免亦知乎一勺之水一粒之粟皆上天所祿養我者乎人浸假而有喉胃之疾則山海之珍錯羅方丈與脫粟半盂其不能食者均也食天之祿曠不事天之事

雖貧至飲水飯疏猶不免于天怒而况富厚者乎閔君好善而不近名其庶幾得斯意（以上正論已暢至此）吾閔閔君少孤貧九歲廢書不能具束脩從師學長自求識字旋曉文義讀史記蔡澤傳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徒步立談取卿相數月而脫從去之大丈夫當如此矣遂走揚州赤手爲鄉人掌計簿以忠信見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鹽筴累貲鉅萬自是遂不復賈歲入自家食外餘盡以行善事故君年七十有二筦財利數十年而產不更饒嘗謂其族父無作曰吾平生得力在蔡澤

（另起用閔情作烟波）

傳也禧先徵君年十九喪先大父貲產直二萬金所行利人事盡一歲之入故家無餘財先師楊一水先生作魏徵君傳家姊婿丘維屏又于其所聞見作徵君雜錄余感閔君行善與先徵君類爰詮次所聞條于左持歸山中訓家子弟風厲吾鄉人夫好名而爲善尤愈于不好名而不爲善者況爲善而不好名其可無傳歟君名世璋歙西巖鎮人崇禎末補國學生

附錄

揚州育嬰社者收道路棄子女而乳之寵乳欲以

爲子女者以去其風漸于浙江北直諸處予至揚每欲往觀未果丁巳十一月望日偶同友人過其社則婦人之襁乳嬰兒以來者百數十當日者持籌唱名給乳直與嬰之絮衣右介之室醫者處焉嬰疾及瘡痏皆有藥予見而涕下嘆曰誰盛德人爲此者所謂補天地之缺陷此其是矣往聞乙未春蔡君商玉見遺嬰在地憐之歸語象南象南屬人求得乳婦月給直五錢象南因告諸同志以爲揚州南北之衝女子號佳麗四方遊宦貴富者多

買妾僑家生息既繁常俗直以備乳貧家利厚直往往投其子女水中或棄道周故揚之遺嬰視他方爲甚吾耳目所不見聞者不可勝數也于是立社館曉棄兒者置社旁而令商玉主之自是每會嬰兒多至二百餘人己亥海警至社人東西竄資大匱乳婦咸欲棄嬰去商玉以告家南曰毋我固在也遂獨給數月社人稍稍集久之有他徙或家中落者資又匱會給事李公書雲以內艱歸象南同程君休如詣李公請入社因定人直一月之條

衆人不足者、直人補之。象甫乃白占兩月。故育嬰得無斷。自乙未至今、二十有三年。所存活三四千人。

大江數千里、折而至京口、岸最寥濶、又勢將趨海、金山中峙、波濤激駛、往往覆舟、象南歲儀渡江舡、數舢於金山、厚直募善駕者。過舟覆、則飛槳救之。又慮舟子貪他利不及事、乃與吳君孟明、程君休如、汪君子佩、吳君道行等、更立條約、凡漁船皆得救人。得生者酬以一金、死者十分之六、別爲埋葬

費京口瓜洲各養僧主其事

庚子夏揚四鄉疫大作象南延醫施藥於三義閣下扶病就藥者日五六百人凡百日壬子又疫施藥浮山觀百日甲寅疫又作施藥高家店凡兩月三藥所濟幾九萬人所費約千金募助者十之二

象南少時代所親押鹽之高淳至石臼湖風作桅中折舟子號泣曰桅折吾豈更辦此將踴身入水象南急手掣之連呼曰吾償汝時象南貧甚銖累數年得二金盡以與舟子舟子謝曰君活我

象南外祖家四棺未葬，出三十金，一日盡葬之。有友洪某，喪妻，年四十，貧不能更娶。象南曰：君畢傳無子，如宗祊何？遂親爲擇配，贈百金，後生子四人。

門下孫某者，嘗薦一人筦鹽事，孫竊金逃，所薦人不自安。象南溫言慰之曰：毋疑，恐事不相及也。待之如初。其人感服，終身宣力不怠。象南性溫厚，遇人以誠，類如此。然卒以此得人，亦能崛起成大家。

里人汪生與象南同避亂，爲謀而走，汪傾貲買地

以葬祖父既謀生無策持所住屋契質人莫肯應者象南念汪傾貲葬祖父孝人也慨假三百金汪生卒致富

羅生美丰儀家赤貧碌碌走市井爲白徒象南勸之力學因授以事其役家起累萬餘金

詞客曹某以硯田自養不事干謁象南高之爲認窩代納稅曹坐享其息以當恒產曹沒妻子無凍餒焉

汪氏兄弟二人貸千金販米至大折閱兄弟相繼

亾、其妻子自嶺來、以所存磁器百三十兩、爲償。象南惻然曰、是孤兒寡婦、何以自存。乎、悉還之、未嘗取一。杯。

鞭師翟君、六十五而喪子、云七世單傳矣、象南贈金爲買妾、翟君語人曰、吾何以報德、私爲表一通、告於東嶽、

吳君居塾二載、去旣老邁、携子詣象南、居半月、終日長嘆、象南怪而問之、曰、欲貸六十金爲兒作生計、可得活耳、明日、如數以贈、

塾師胡烈到館甫四月赴泰州試妻以產子死其父持屍契奔告象南南貸三十金爲斂具時方酷暑象南曰不可須矣急還其劵贈五十金曰喪事寧使有餘毋更貸他人也

興化趙君在塾數年水荒甚貧困屢貸幾數百金旣歿毫釐無所償象南簡先後諸劵盡還其子曰毋留此累人妻子爲也

同里汪某貸銀三千金行鹽旣負旗下債虧折憂鬱致死汪無子兄子扶柩歸里象南持酒漿紙錢

臨棺拜之祝曰汪君魂氣長往母復念此事盡取諸券焚其前

王喜鳳被誣逮於法以十二歲女質人金如其歲營救得活女思母病欲死母曰女死吾不獨生矣象南捐十二金贖還之母女皆獲全

下河周氏携幼子馬驥來訴云水災七年糧多逋夫老受杖血肉淋漓更拘妻子以代比一家併命矣象南爲償官逋老幼得不死

友程氏納聘一年婚有日矣而無資每嗟嘆象南

知其情許助以金歸牽他事忽之夜半忽憶及蹶起披衣取金遣人齎以往明日遂成禮後生四子云

揚州下邑七歲水災饑民日集揚城衆南出六百金首倡募米以賑于南門外淨慧園設廠煑粥自食二萬餘口凡數年旣而水不已就食者益衆更倡同志請于巡鹽御史許鹽引捐助米薪四境設粥廠並施絮衣自庚戌九月至辛亥三月每日就食者四萬餘口所全活不可勝計

水災既七年死者枕藉象南舉以棺不足繼以葦席西關外僦人埋葬之所費三百九十餘金棺直不與焉初揚城破死人遍城野叉屍塌積棺骸裒如山阜象南並延僧收骨卜地葬之十餘年不絕更設齋醮爲薦拔燃路燈不使怨鬼迷行人凡所費不可數計

揚北門外養濟院傾圮鰥獨老病無所庇象南倡同志新葺之設佛像以化懾其心

象南嘗渡江謁九華山見下河饑民蜂屯江口乃

（秋駕避風館買米三日賑之而去）

儀眞縣所後有仁壽橋負鹽者必經久而頽圮諸巨商弗問也象南一日過之立買木修所費以百金揚西門雙橋圮孔道行人褰衣而涉象南修之亦百金二十四橋圮修之三十金他所修舉不勝紀

揚北門外司徒廟右山之阪險亥雨者數尺泥𤐣馬蹶傷人人負者恒取物象南出財傭人削平之爲治道路行者便焉

青事亦快乃
非公有人耶
何必遠此乎
為後來來據
君今三椿史
使耶

揚運河距南門五里處鹽艘糧舡及他巨舟過者每遭破壞害數百年人傾千萬金至喪身命故老皆言下有神椿為靈怪所憑甲寅正月河涸而椿出有巨楠無數植其下象南聞之曰往者僧嘗募人于水中斫之計日受直弗能拔一椿今水涸椿見將祇可失也乃同程君休如曾雲往視之厲力君子正汪君彥雲董其事象南乃出金匣中號于衆曰有能起一大椿者予一金小者金遞減人爭趨利凡三日起一百六十餘椿自是舟患永絕又

三日而水大至。

孔廟聖賢像，嘉靖中，用閣臣張璁議，以像教始自釋老，非禮，詔天下易木主，諸像悉閉庋閣，凡百五十餘年。今辛亥，部牒復令天下更木主立像。揚州儒學官，撒人也，閉閣而丹漆剝落，手足形不具，人不忍正視，乃謀于象南，象南欣然卜日，出資自敦匠，塗樸丹雘之餘，人睹其風，有輸者。府縣二學宮，至聖袞冕臨南面，諸賢章服列坐西東，煌煌炳炳，肅肅穆穆，謁拜者如克見聖焉。

江都縣治之西故有禹王廟不知建自何時廟右偏浮山出土面右質如鐵相傳下有沸泉大禹以是鎮蛟龍者廟湫隘年久傾欹榱桷腐棟折門庭榛蕪荊棘不可行時廟東城隍司西浮屠並郡人吹作金碧輝爛象南慨然于中謂神禹功在萬世非然者天下人幾無噍類今廟貌若此可謂悖本歲辛亥乃鳩工迄壬子落成楹殿閎麗丹臒煥發更造聖像高大倍舊制黻冕儼都恭已垂衣左右像稷契皋益以配享西介建閣以祀文昌覆浮山以

亭應門之內按圖九鼎列像鬼神挺拱飛伏靈怪呵衞九頭縱目幻忽窈冥蓋入廟者不恐敬而敬焉魏禧曰釋老氏之言禍福也奉之者福簡者有禍吾儒之言修德有福背德者禍故天下愚民至士大夫莫不謟事二氏以干無望之福弭已然之禍仙宮梵宇遍寓內而孔子之徒遂亦簡棄其師以爲不關禍福也噫嘻甚矣象南乃毅然修孔子像上及禹廟抑又遠于人情哉誰謂魚鹽中人抗志希蔡澤者而顧及此哉

揚城南有七級浮圖萬曆時所造葢邪水迅駛直下東南風氣偏枯故造塔以鎮之旣圮旣修戊申之夏洶然地動塔若搖筆頂墜于地諸佛露出風雨披離象南旣屬道人唐氏募于衆應者不足大益以私財自下及上煥乎作新椽木之覆更以瓴甋視舊制高丈有六尺實爲維揚壯觀焉說者咸謂文筆矗起厥利科名自是捷南宮者倍昔葢其應云

象南老好觀書年七十餘每夜漏下二三十籌手

不釋卷嘗自抄錄古人格言于壁以自勉訓子孫謂人曰吾生平不博奕不美食袨服不游娼優無他嗜好也居室卑狹無園亭之娛所坐臥小室人無勸撤材新之象南曰視吾不蔽風雨時何如且久與之習如故人不忍棄也

或有勸象南宜節嗇布施留財以遺子孫者象南曰撲滿有入無出吾懼其撲故不敢滿且吾子孫固未嘗貧也使至于撲欲求爲中人產得乎

吾聞象南爲德多自隱諱或假名他人或辭多居

少事恒不彰然士君子里巷行旅之人其可指而口頌者已如此其他釋老之宮緇黃焚香之衆祠廟之修建爲世所能爲者弗書也比年吾江西暨浙江遭變亂婦女橫被掠奪建昌一府至八萬人閩丙辰秋有山陰善士虞心影者奉當事命挈難婦八十餘口抵揚募人贖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衆衆得百餘金卒事餘十三人贖無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巴君雲扶于浴堂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婦皆得全人謂象南志切濟人誠

于中勤于事故造次之間克全大德而八十餘人
象南皆陰給錢米俾存活外人罕知者予益得于
其家族云

楊紉芷曰閔君行善數十年不倦予衡宇相望
最敬之叔子關天闢地一段至大至切議論非
逢閔君不得發也所紀散條字字高古乃知作
者雖帳簿瑣俗事定有文章足供諷味

贈黃書思北游序

丁巳之秋予自江西來揚州黃君清持之仲子書思以高才不錄明年春將就學於成均以試黃子沖然而質好學問請一言贈其行予曰以文試吾何言哉頃者吾見子所黜卷雖冠冕江南何弗可而不錄命也雖然語有之人定者勝不於南其錄於北必也以文試吾何言哉君子之學將以用於世用於世者必知世之所急而先其切于民者予江西人也而予江南人又家揚州夫自吾贛至揚州三千里所見所傳

苦處皆筆筆淚入古

聞三四年間天下民生之苦未有甚于江西者寇兵所蹂踐其夫妻子母死亡離散不相保聚者十之五六無衣食饑寒死垂死者十七八矣江南號稱樂土然民困賦役不啻十室而五而揚之下縣七年被水災民死亡殆盡前八月予之興化省李廷尉疾舟所野彷田中句沮洳若大海無畔其不能去者則編栰而炊婦孺赤踝棲樹向水立句拾螺蛤于泥中舟子言如是者數州縣凡千數百里也而予五容揚自始至迄今每來則災民之乞食于市者相摩肩不絕城以

外多道矣嗚呼何其甚哉予嘗私謂治河之大吏不
當以資敘遷當如漢武帝募使絕國之詔或出公卿
所共舉或重賞爵招徠其人而大吏亦倣此意以擇
屬官招致草野非常之士又當如趙充國先上方畧
寬以期日夫然後河可得治揚下邑之遺民可活也
予之行必將以文才傾動諸卿大夫他日連第春官
其必留意于江西揚州之民乎而且先爲諸卿大夫
言之予故工詩歌古有采風之義予故爲詩以待太
史之采當路多賢者如嚴司農灝亭葉太史子吉皆

吾故人子往恳試以吾言告之

黃仙裳曰不意贈游試太學文乃有此等絕作尤妙就江西揚州目前切身事上發揮並無另作爐竈之意眞大家高手也

潘雲客曰如繪流民圖而筆力高古又就便帶出治河大議論可爲萬世不刊之言

丘邦士曰論救災傷之文得此逸筆史記平準之遺

○○○贈宋員外榷關贛州叙

商丘宋君牧仲、以刑曹郎、榷關贛州、除門征、鐍舟筭、平權度、赦過誤之罪、商旅咸言百年數十年、耳目睹記所未有、聲聞於寧都、己未九月、予頭風作、就醫秦和、舟阻兵於贛、君聞而就交焉、先是君甫至、寓書山中數百言、以官守不得至、且迎予、予病辭、及相見甚相得也、君語民生困苦、必蹙頞而憂、予私念君少以詩文名海內、有才者、不必有德、好文學者、疎吏治、古今所同歎、而君顧若是、豈不爲賢人乎哉、適私告君

曰古之為關譏而已故曰將以禦暴自龍斷起而征商崇本抑末而稅壓後世以其征諸市者重徵而施諸關然其稅甚微未有遞沿而重如今日者以余所見聞則又莫甚於蕪湖余往來大江南北嘗十過之焉尺絲一屨寒苴一甕皆有稅布帛纊短以為長或尺寸不如法則直而裂其匹之半以歸於官官稅一而他費三之有客以半銖買麤茶一籠者稅籠於工部稅茶於戶部公私之費視價浮五之三焉客怒而投諸江此皆余所聞見其頗寬大者十纔一二耳予

嘗私謂蕪湖戶部之稅其必當革有三蕪湖江南之中計商貨被稅者至是或三稅或四五稅未有初稅之物經是關者夫以小民私販一物而至於三四五稅不已甚乎況不百十里又有龍江之關當革一也口岸不利泊舟風發則相擊撞或至破碎又商旅久稽事已則不擇風而速發往往至覆溺當革二也或謂國用取諸蕪關甚大革之則用無所出按添設戶部一稅實起天啟中科臣建議前此萬曆雖號承平三大征不爲不多事矣將未嘗有此稅也自明遊數

余讀江陵文集私心欲服膺先生為明代甲相業第一人不謂魏君亦云仰今度之

之於漢魏數千年皆未有此稅則將何以為國乎作俑者身受絕嗣殭死之應至今為商旅所唾嚼嘗華三也予讀故相張江陵集其贈周水部權荆州關叙曰古之理財汰浮溢而不務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至於匱乏尤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今不務其本而爭於賈豎以益之可乎嗟乎江陵當嘉隆時民安財阜蕪湖戶部之稅未並他關稅視今不過十之三四而其言猶若此今百姓窮乏關稅大者仰食萬人吏胥美田宅蔭子孫者以百數十計則商安得

而不困民用安得而不屈使江陵當此其爲賈生痛哭之談又不知何如也是故以賢者爲之則行矣意於法中祛大害於法外所補救猶得二三不然商困而民用屈爲國家者幾何其能利哉弓布衣廢疾言之爲出位雖然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時位有不同天下民生則自唐虞三代以迄于今一也身苟不能利諸民而猶有可以告諸其賢者則何爲不言君位卑卽不能有所政作君富春秋地望才能他日當爲公卿或得執天下之柄意者其

追服吾言乎君誌諸心而已

門人蕭從泓曰因贛州關政之善而感發於蕪湖遂爾暢切言之大意在恤商裕民舉彼見此指一該十不是喧賓失主也其文蒼朴不乏風韻可追西京

○○○贈萬令君罷官序　君名暇生字文若

武進萬君以明經令吾寧都始至優緩循默若迂儒（通篇以已而為章法局）之無所爲者已而寧之民見其廉也曰三十餘季無（出賢者乃不可測之求如在日治皆從始至十四字）是官矣已而見其末曰五六十季無是官矣已而見（發脈）其所守久而益介大兵大亂處之若無事也曰吾儕耳目所及覩記無是官矣已而君以廉得辠罷歲餘（突然妙與上三已而別）不能去（不可耐）僦西城下之屋而居焉出則步行應門無紀綱之僕童子三四人供事而已君之下車也徵稅之耗視前綱其大半日肉二觔蔬數束酒二壺幕中賓

客之食皆在賓客嘗不堪托事太一粟一薪之費一夫之役不以取諸民有所需民嘗多取焉是以寧之民德之易堂魏禧曰予最服夫君之處乙丙之亂也方甲寅酉南變起境百里環强敵十里多伏莽門以內奸民之欲持白梃而起者相視君下令門以內郊以外部署民兵而訓練之民氣日壯令日重於是敵伺而不敢偪伏戎不敢起協鎮之兵不敢譁而奸亂民有所歸不至於為賊於是寧民得晏然保其父母妻子免夭覆誅討之烈然君之始爲是也禧州中聞

之竊以爲隱憂古人有言曰拒虎而進狼改革之際

寧之民嘗稱兵於市白日而殺人劫人於縣治之門

已而鄰兵破縣城城屠掠幾盡今以慫用之能保其

此已、而二字別出以亂之

不爲狼乎已而聞民兵稍有跋扈者已而聞君因事

繩之以法法者二三人其黨無不伏於是縱亂三季郊

而之民無敢動以迄於今帖然若未嘗聚衆而鼓之

者予乃喟然嘆曰其古之人也夫消禍於未萌折亂

於方長以靜制動而以閒暇治其禁其亡之人也夫

予三四十季以病不交州府丙辰之秋將遊三吳治

裘於西郊僧舍君夜聞之啟關而出西城（敗歸民兵處）兵二百許人聞令君夜出皆佩弓刀先後丞護君已而知爲兢視予也皆大驚予乃與君爲往迓禮令予以病臂兢鍼師於雙林道出武進將遊君里與君姻舊爲吾故人者相談讌而君尚不得歸予過君郡室見君服御起處未嘗不慨然太息嘆（回顧廉字）廉吏之不可爲也前季郡兵數萬潰城下欲夜入君閉門解印綬拒之寧人感其功比罷官閉市三日爭出錢爲請然不動聲色以定大亂其大功在不可見者寧之人未必知之於是

乎有言

張駘菴云當局者原本實心行實政表揚者萬銑所見與所聞不爲繁稱覺循吏之傳遜其纏綿樂只之章同其婉切

萬公爲洊寧之民德之不能忘魏叔子先生爲萬公壽有序罷官有序何其於萬公始終不置乎知魏子之爲萬公富于言則知萬公之爲吾寧富於德已溫應蒼譯識

彭船菴曰寫出萬令君作用深心處可爲定亂之

淡點綴廉吏微帶風神格筆之妙大有史公遺意

○贈別方西城敘

庚申三月予就醫雙林中道病作力疾下章門使門人清江熊頤主醫藥故人方予西城與致其寓室日月畢具旬有五日而起夜寢常朗朗聞西城讀書聲因念西城處魚鹽市儵然自修潔又樂交文章學問士不侵然諾於朋友其遇予厚非偶然也往戊午冬予與疾寓章門與西城僅隔一壁西城夜咏誦不輟如今時間出其詩示余頗有吾伯子風氣心竊怪之及得放還山西城持尊酒飲予則自言得伯子詩於

楊州好之且飲且叩誦其賞心之句反覆吟哦予時與季弟駐杯而聽淒然泣數行下嗟乎吾兄弟不得見伯子有能傳誦伯子之詩若文深慕而篤好之者如見伯子焉此其人雖與吾無謀面交吾猶將搴裳從之況如西城者其能以忘情乎哉西城年甫踰三十好學不倦其所至吾烏能畫之當乘間益務讀古人書爲有用之學不獨以修潔異衆人已也予行矣於西城眷眷不能已爰命熊生書此爲別

王汾仲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文之情境似之

○○贈張騶庵廣文序

南昌張君騶庵以高科爲廣文先生于吾寧寧之士誦法其文章又親炙其教君初度諸士將舉觴相率而屬予爲之辭君乃趣駕而謝曰毋吾之欝欝不得志于斯也其何壽之辭且君亦知吾之當食而歎寢寤而欷歔者乎戊子之亂吾奉吾母避兵于山莊游騎猝至母氏自跳越而沉于河吾是時欲自沉也父命强止之至今餘痛焉其後里中橫逆起連吾父產既蕩析無以養負笈四方取束修以養今苜蓿之供

口作文無忌引四子書中全句及六一經辭歐語以不為是也

不得逮兩先人其何壽之辭子曰諾遂以謝里中士而君於予日親善往還數數有加禮焉予歎君能自降階篤朋友之好非尋常科名士所及而所以教吾寧士者其于大本惓惓然矣古之聖賢論學必先孝弟至治國平天下道不越此于學宮尤爲要務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使主教者以文而不以行以言率而不以身先之則諸士何法君去戊巳之際且三十年年踰五十而惻然不忘其親若此夫人子于親富貴壽考百歲而令終綿掇之際莫不呼

天搶地而盡哀焉蓄其心即千萬歲而無終窮期也
又況于遭時會之屯厄命之不猶而或不得其正斃
者且夫毀節而偷生以老固人子所不願然死有重
于泰山者亦非人子之心之所期雖其親身沒而令
名長存未嘗不稱以爲幸而終不以易其哀痛之情
此則君之所爲自盡也已君舉甲午鄉試第一人人
爭榮之予謂三年而一人不足爲君重且君五世中
大司馬蒙谿司馬之兄木山君諸子公謀皆幾得第
一人則君固視爲張氏之常業予迺特表君孝思爲

文贈君且以告吾寧士之服君教者不僅在其文章科名也君毋夫人姓王氏亦南昌人

謝亭三日他人只在科名上極口稱美而叔子淡淡說過獨從根本上一唱三嘆婉轉曲盡然其淡說處正是深贊于此知避俗之法